

闽南话的几个虚字眼儿

李如龙

提 要:本文讨论了闽南话里的四个虚字眼,考察这些实词虚化后所表现的语义、结构和语音上的特征。文章对语言事实进行了比较详细地描写,并在此基础上做了定性分析。

关键词:闽南话 虚字眼

本文所讨论的闽南话里的四个虚字眼,都用于述语和补语之间,个别的有时也用于述语和宾语之间;它们都来自动词,却与原来含义不同,意义上既表示述语的某种情态,也起了与补语关连的作用;语音上则都发生了弱化的音变。讨论这些虚字眼是为了考察闽南话实词虚化中所表现的语义、结构和语音上的特征。文中句例和标音,除特别说明的之外,都以厦门话为准。

1. 遛 本是动词,音[kau²¹](阴去),意为“到达”。虚化后语音粘着,不读本调,读为变调[kau²¹₃]或促调[ka⁵]。有时声母脱落为a⁵或把前音节的动词的韵尾(—ŋ、—m之类)黏附其上。实际口语中如果把它还原为本音并未造成语义的含混和误解,可见其本源是清楚的,这里均写为本字。虚化义相当于普通话的“得”,后连的是状态补语。例如:

- (1) 共伊搨去拍遛/ka⁵/半小死。(把他抓去打得半死。)
- (2) 落伤齐盐,咸遛/ma⁵/苦滷。(下太多盐,咸到发苦。)
- (3) 衫裤褪遛/ŋa⁵/脱脱脱。(衣服脱得精光。)

(4) 阿彬其病好遛/a⁵/诚紧。(阿彬的病好得很快。)

(5) 南极嘛是寒遛/a⁵/无天无地。(南极也是冷得要命。)

(6) 苦遛/a⁵/脍食脍睡得。(愁得吃不下饭,睡不着觉。)

如果补语较短,闽南话通常在述补之间不加助词。如例(4)可说“好诚紧”,例(3)可说“褪脱脱”。

有时,在述宾之间也可以加上“遛”,例如:

(7) 吩咐遛几十车船其话。(叮嘱了几十车船的话。)

(8) 蜀句话得罪遛归乡里依。(一句话得罪了整个村庄的人。)

述宾之间不加“遛”是客观的叙述,加了“遛”则有强调的语气。

闽南话的述补之间有两个常用的用作补语的动词“着”和“了”,从结构上看似乎和上述的“遛”相同,但是在语音和语义上有明显的差异。“了”和“着”读本音本调,和补语之间可以停顿;语义上是指向述语的,说明动作和状态的结果;“遛”只能读本调或弱化的音,不能停顿,语义指向兼有动补,说明事态的状况。例如:

“嚷了真大声”是“嚷”的效果声音大,“嚷着真大声”是一喊起来就嗓门大,“嚷遛真大声”是喊的状态是声音大。可见这里的“了”和“着”还有“实现”和“起始”的动词意味,还是述语“嚷”的动词补语,因而保留着本音,不像“遛”那样虚化为连接述补之间的成分。

杨秀芳(1991)曾注意过这三种句式之间“有不同的语义内涵”:说“伊走了真紧”(他跑得很快)是在评断他跑的结果,“伊走[kə¹]真紧”([kə¹]即遛)是在描述他跑的状况,“伊走着真紧”是在肯定他的能力。不过,她只是从词义的角度分析其差异,把带“着”的句子视为“能性补语”,其余两种视为“谓性补语”,没有进一步分析这些连接成分的语法化和语音弱化上的区别,从而区分其语法意义和语法功能的差异。

2. 得 本是动词,音[tit³²]_(阴),意为“获得”。用作虚词时语音也发生弱化,声母变为[l],韵尾变为[-ʔ]脱落,声调按连音

变调规律变为 44: [lit⁵ → le⁷⁵ → le⁴⁴], 虚化义也与普通话的“得”相当, 后面所连接的是可能补语。如果补语是简短的, 这个“得”往往和“会”(本字“解”, 胡买切, 音[e²²])连用。例如:

(9) 食会得/lit⁵/落则食, 食𧸗得/lit⁵/落唔通食。(吃得下才吃, 吃不下别吃。)

(10) 厝间伤狹, 眠床厨桌下𧸗得/tit⁵/落。(房间太小, 家具放不下。)

(11) 少年时阵, 蜀顿食得/le⁷⁴/三四碗。(年轻时一餐能吃三四碗。)

(12) 写得/le⁷⁴/成千字就够额。(写了上千字就够了。)

有时, 后面的补语也可以换成体词宾语。例如:

(13) 汝会骗得/le⁴⁴/伊, 𧸗骗得/le⁴⁴/我。(你骗得了他, 骗不了我。)

(14) 骹痛, 𧸗颂得/le⁴⁴/鞋袜。(脚疼, 穿不得鞋袜。)

会、𧸗和“得”连用在闽南话极为常见, 语序也不是太固定, 如例(9)可以说“食会得落”, 也可说“会食得落”, 例(10)可以说“下𧸗得落”, 也可以说“𧸗下得落”。(助动词前置的说法在厦门话比较少用, 在泉州话比较常见。)如果从简地说, 可以只说“会”不说“得”, 但是单用的“会”只能置于述补之间, 如说“食会落”, 若是置于述语之前, 后面的“得”不能省略。可见其生成顺序是“食会落→食会得落→会食得落”。助动词“会”置于述补之间是方言固有的说法, “得”是后来递加上去的。

如果补语是比较复杂的成分, 例如数量结构, 就只能是“会+V+得”和“V+得”两种表达格式。如例(11)可说“会食得三四碗”, 也可说“食得三四碗”; 例(12)可说“会写得成千字”或“写得成千字”。

3. 通 闽南话的通, 读文读音[tʰɔŋ⁴⁴], 用作动词, 意为通透(“路行会通”), 用作形容词时, 意为通顺(“文章写无通”); 读白

读音[t'an⁴⁴]用作助动词,意为“可以”,可以单说。如:通唔通?通。(可以不可以?可以。)前加否定词可分说也可合音:唔通[m²²₂₁ t'an⁴⁴ ~ maŋ⁴⁴].也可以用作修饰动词的状态语:通去试蜀下看迈。(可以去试试看。)通讲足势。(可以说很能干。)虚化后用于述补之间,可以读本音[t'an⁴⁴],也可读弱化音[lan⁴⁴],[aŋ⁴⁴].所带的补语也是可能补语。大体也相当于普通话的“得”。例如:

(15)小可薪金,有通/aŋ⁴⁴/食领,无通/lan⁴⁴/开用。(少许薪水,有得吃穿,没得花销。)

(16)我会通/t'an⁴⁴/共汝斗骰手两日。(我可以帮忙你两天。)

(17)家伙许大,无通/aŋ⁴⁴/分淡薄护个小弟。(家产那么多,不能分点给他弟弟。)

(18)因咧通/t'an⁴⁴/慢慢用。(放着可以慢慢用。)

(19)恰早倒去通/t'an⁴⁴/睏。(早点回去好睡觉。)

(20)趁无通/t'an⁴⁴/食。(挣不到吃的。)

“述+通+补”的句式,最常用的述语是“会、有”,这两个助动词有其否定式“𡃈、无”。“会、𡃈”带“通”时还常常和“得”连用。例如:

(21)批寄𡃈得通𡃈。(信寄不到。)

(22)伊其病医会得通好𡃈?(他的病治得好吗?)

4. 讲 常用动词“讲”本音[kɔŋ⁵³],置于述补之间也是虚化成分,前面的述语通常是“想、打算”之类的有关意念的动词,后面的补语则是表示意念的内容或是某种状态,可以归为状态补语。虚化后的“讲”若是读本音[kɔŋ⁵³],往往后面有短暂的停顿,表示形成意念有个过程。但声调不读本调而读变调,表示“语犹未了”,语义紧连着后面的补语。没有停顿时便发生读音的弱化:声母受前音节韵尾同化为[ŋɔŋ⁵³],或脱落为[ɔŋ],声调也读为变调。例如:

(23)我想讲/ɔŋ⁵³/卜倒去两日。(我想要回去两天。)

(24) 拍算讲 / $\eta\alpha\eta_{44}^{53}$ / 叫伊来参详蜀下。(打算叫他来商量商量。)

(25) 我搨讲 / $k\alpha\eta_{44}^{53}$ / 汝唔来啊。(我以为你不来了。)

(26) 伊无想讲 / $k\alpha\eta_{44}^{53}$ / 会拍输。(他没料到会打败了。)

这个“讲”还可以置于兼语之前,这种句型的前一个述语往往是“言说思想”类的动词,后面的成分则是前面述语所述说的内容。其中的“讲”语音不发生弱化,可见意义上还没有完全虚化。例如:

(27) 伊四常嫌我讲 / $k\alpha\eta_{44}^{53}$ / 作息伤慢。(他常常嫌我干活太慢。)

(28) 头家叫依讲 / $k\alpha\eta_{44}^{53}$ / 唔通放工去看伊。(老板叫人不要放下工作去看他。)

(29) 伊主张讲 / $k\alpha\eta_{44}^{53}$ / 着接受建议。(他主张要接受建议。)

(30) 我甘愿讲 / $k\alpha\eta_{44}^{53}$ / 了本卖伊。(我情愿亏本卖给他。)

不论是述补句或兼语句,所带的“讲”在普通话里都是不必要、不允许的。闽南人说普通话常常会把这种虚化、半虚化的“讲”改换成“说”套用于普通话:“他叫我说不要走那条路”,“我劝他说别去”。可见这种句型是体现了闽南话的重要特点的,在闽南人的语感中也是影响至深的。

泉州话和厦门话的重大区别之一是把厦门话的带宾语的动词“讲”换成“说”([$səʔ_{阴入}^5$]),“讲”只用于“讲古、讲空”一类词语里。厦门话这种虚化半虚化的“讲”在泉州话也一概改成“说”,但是语音未发生弱化变化:如上文例句(26)“伊无想说会拍输”,(27)“伊四常嫌我说作息伤慢”。

不论是厦门话、泉州话,“讲、说”也可替换为“叫”。例如:

(31) 我想叫 kio_{53}^{21} 伊唔来唠。(我以为他不来了。)

(32) 我煮的菜伊说叫 kio^{44} 伤咸。(我烧的菜他说太咸,泉州话。)

在潮州话里,泉州的“说”和厦门的“讲”、“叫”都对应成“𠵼”([$tā_{阴去}^{213}$])。“𠵼”用在述补或述宾结构里在潮汕话里比厦门、泉州话里更加广泛。下面例句是从施其生(1990)文章里摘来的:

知𠵼你调转来汕头。(知道你调回了汕头。)

惜伊咄知头尾。(疼他懂事。)

睇咄条索可会耐。(看看那条绳子结实不结实。)

小王咄咄明日有事无变来。(小王说明天有事不能来。)

关于“咄”的性质,施其生说:“(它)总是出现在两个谓词性成分之间,使两个谓词性成分组合为一个较大的成分,再与别的成分发生句法关系。‘VP1 咄 VP2’中,VP1 和 VP2 不能移开或去掉一方,可见是个起联结作用的虚词。”(施其生,1996)他的分析是有道理的,也符合厦门话、泉州话的实际情况。所不同的只是,在潮州话里,带虚词“咄”的述补、述宾句型用得比闽南本土更加广泛。可见,“讲、说、咄”类动词置于述补、述宾中的虚化联结功能是闽南话的共同特征,由来已久了,在发展的过程中,不同的闽南话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些不同的特点。

以上所列的闽南话的四个虚词有四个共同的特点:①都来自动词;②都用来联结述语和补语;③大多发生了语音的弱化(在厦门话为普遍弱化,泉州话多半弱化,潮州话未发生弱化);④从它们所表示的语法意义说,前三个“遵、得、通”都相当于普通话的“得”,大体上和普通话的助词虚化是同步的,而“讲、说、叫、咄”等在普通话里并没有相对应的虚词,可见这是闽南话特有的虚化成分,很值得注意。

“遵”和“讲”不但可连接述补结构,也可连接述宾结构,这又一次说明汉语的补语和宾语确实有密切的关系,有时是不好划分的,吕叔湘先生曾经提议把宾语也归入补语,这并不是完全没道理的。

这几个虚词既然都跟在述语之后,把它们归入助词应该是合适的,其后所连接的补语主要是可能补语和状态补语,对述语来说,也有说明动作、行为的情态的作用,也许可以称为情态助词。

1993年,东南方言比较研讨会在讨论“动词的体”的问题时曾经提出,汉语方言动词的体标记有四条标准:

1. 意义的虚化

2. 结构关系的粘着
3. 功能上的专用
4. 语音上的弱化(轻声或合音)。

(张双庆主编, 1996, 第6页)

闽南话的这四个述补结构中的虚字眼是符合这些标准的, 把它们认定为表示动词的体(态)的助词也是合适的。理由是: ①它们都是从动词虚化而来的, 意义都和共同语的助词“得”相对应; ②从它们的“不读本调、不可停顿”也可以说明它们是粘着的, 而且语法地位固定(处于述补之间), 语法功能也是明确的; ③语音上的弱化则表现为声母的脱落、声调的促化或合音, 在不同的方言点, 语音的弱化的表现并没有完全同步, 而是不平衡的, 在厦门话弱化得最明显, 其他方言也有不弱化的。可见, 作为意义虚化的伴随现象——语音的弱化是后起的变化, 在姊妹方言中有不同的进度。语法化本身就是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, 从纵向说是由量变而质变, 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先后表现; 从横向说, 不同地点也会显出共时的差异。

本文所依据的语言实事是经过核对的, 描写也尽量如实和过细; 至于定性分析, 则有待于方家鉴别和指正。

参考文献

- 吕叔湘主编 1999 《现代汉语八百词》, 北京: 商务印书馆。
朱德熙 1984 《语法讲义》, 北京: 商务印书馆。
杨秀芳 1991 《台湾闽南语语法稿》, 台北: 大安出版社。
施其生 1996 《方言论稿》, 广州: 广东人民出版社。
钱莫香 《海南屯昌闽语语法研究》, 昆明: 云南大学出版社。
张双庆主编 1996 《动词的体》, 香港: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。
李如龙、张双庆主编 1997 《动词谓语句》, 广州: 暨南大学出版社。

(李如龙 厦门大学)